

解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季节使用模式

刘 波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通过研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多次出现季节意象的特点,可发现其季节使用模式包括:单一季节模式、双季节交替模式、三季节交替模式以及四季交替模式。在此基础上,以具体的诗行为例,依据诗中体现出的莎翁情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对这些模式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四季;模式;解读

中图分类号: I 1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4-0075-05

An Interpretation of Seasonal Patterns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LIU Bo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 Seasonal images often occur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asonal patterns used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It is found that the seasonal usage involves the mono-season pattern, and the alternate model of dual-season pattern, triple-season pattern, and quartric-season pattern. Accordingly, the paper analyzes Shakespeare's feelings in sonnets and the temporal outlook of Renaissance with examples in the relevant sonnets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ose patterns.

Key words: Shakespeare; sonnets; seasons; interpretation

一、引 言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于 1609 年正式出版,共计 154 首。诗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 126 首,献给一个年轻的贵族(Fair Lord),诗人的诗热烈地歌颂了这位朋友的美貌以及他们

的友情;第二部分为第 127 首至最后,主要献给一位“黑女士”(Dark Lady),描写爱情。时间和美(友情、爱情、诗歌之美)是其中的两大主题^[1]。其中,莎翁运用大量天文意象来“表达各种象征意义,来突出时间主题,强调人与人之间爱与友谊的不朽”^{[2]166}。时间小至分秒大至季节、年份都在其十四行诗中得到体现。季节是时间的范畴

收稿日期:2012-03-11

作者简介:刘 波(1986-),男,河北保定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外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理论语言学、形式语言学、英美文学。

之一,其意象在莎翁的十四行诗中显得尤为突出^{[2]166}。

通过对诗中有关季节(包括有关季节意象事物)词的统计,可得:较明显的涉及季节意象使用的诗有18首:第1、2、5、6、12、13、18、53、54、56、63、65、68、74、97、98、102、104首等。此外,在这18首诗中,不同的诗中,含有春季意象的诗有5首,含有夏季意象的诗有5首,含有秋季意象的诗有2首,含有冬季意象的诗有8首。本文致力于研究这些诗中的季节使用模式的特点和意义,同时依据具体的诗行和文艺复兴的时空观,对莎翁的十四行诗的季节使用模式进行了解读。

二、研究背景

1. 国内有关莎翁十四行诗中季节的研究

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论文检索平台进行涉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季节的相关论文检索,可查到3篇相关文献。这些论文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季节意象来看待友谊主题^{[2]167},对“summer's day”季节意义的辨析^[3],以及夏季意义的探析^[4]。此外,对季节的研究往往被纳入有关“时间”这一主题的研究范围内^[5-9],缺乏独立的研究。可见,国内学者对莎翁十四行诗中的季节研究较少,角度狭窄,缺乏较深入的分析。国内研究莎翁十四行诗中的季节使用模式及其含义的论文更是缺乏。因此,本文有必要对季节模式及其含义、作用作深入的分析。

2. 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和四季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们普遍倡导“模仿自然”的风气,诗歌作品中多使用与宇宙有关的意象^{[2]166}。莎翁十四行诗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的影响。时间的希腊文是Kairus,人们常将其和使用镰刀的极具摧毁力的大力神Kronos联系起来,因而有了时间如镰刀的说法^{[10]1}。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深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思想的影响。时空观亦是如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具有双重性,“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时间是一种有始有终、无情向前的直线运动”^{[1]85-86}。“时间和运动一样,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1]85-86}。“亚里士多德认为,直线运动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产生和腐朽的过程”^{[10]3}。

时间属于宇宙的范畴,按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关于时间的论述来看,宇宙按照时间进行直线运动和循环运动^{[10]2}。另外一位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曾将人生阶段与宇宙四季相对应。他认为:春天似孩童,是新生;夏季如强健的青年,万物日渐结实,这个季节最为健壮,最为炽热;秋季进入成熟境界,介于青年和老年之间;冬季如老年,行动蹒跚,满头白发或发已脱落^[11]。托勒密与毕达哥拉斯持相同的观点,在Tetrobiblos(《四书》)一书也将人生分成类似季节的四个阶段,与此同时,还提出类似行星的七个时期^[12]。

英国文艺复兴巨匠斯宾塞曾把“变化”称之为女巨人。她对世界提出统治的要求,并证实了万物处于变化之中,包括四种元素、七颗行星、日、月、四季和年在内的万物都在变化,因此变化是统治有形世界的惟一法则^{[10]3}。

三、单一季节模式

在莎翁的十四行诗中共有10首较为明显的涉及单一季节(包括暗示季节的事物)。其中,夏季5首(包括第18、54、65、68、74首),春季3首(包括第1、53、63首),冬季2首(包括第2、13首)。夏季诗的总数恰好是春季诗和冬季诗的和。但涉及秋季(单一意象)的诗并没有出现。秋季意像一般出现在涉及三季交替使用(如第97首)和四季交替使用的诗(如第104首)中。由以上观之,莎翁十四行诗中的单一季节模式不是完整的,缺少秋季的单独使用模式。

此外,在这单一季节模式中,莎翁比较重视春季意象、冬季意象,特别是夏季意象的使用。作者为何如此强调夏季意象的使用?如何理解秋季意象在这一模式中的缺失?下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究。

我们可从相关诗句中,来探寻作者如此重视夏季在单一季节模式中使用的的原因。以较为流传和被广泛研究的第18首十四行诗(译文)为例(划线部分为季节的词,下同):

我欲将君比夏日?
君更可爱更温婉:
五月娇蕾狂风移,
夏日时光何其短:
天眼时开炎炎热,
金色脸庞常暗淡;
群芳众艳终凋落,
时运天道消芳颜;
可君长夏永不尽,
亦无逝去君娇容;
死神自夸随其影,
不朽诗篇拌君从:
人要能活眼能明,
此诗长存赐君命。^{[13]37}

莎翁将所爱之人与现实中的夏季作对比,作者突出强调自己诗中的夏季(所爱之人)美才是永恒的(eternal)。在诗的首句,作者试图将所爱的人比作现实中生机勃勃的夏季,却有更胜几分:所爱之人比夏季更温和、更可爱。诗人认为:现实中的夏季是短暂的,有烈日、乌云,夏季中的美好事物也会凋零。现实中的美不是长存的,诗中的美却是永久的。“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和最后两句说明:只有作者笔下(心目中的)夏天(所爱之人)才是永恒的。

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时空观的重要一点就是:与时间能够抗衡的就是永恒。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的“变化”章提到:主神宙斯判定“永恒”为世界的统治者,原因在于变化的最高法则是永

恒的^[11]。托勒密曾把人生四阶段的第二阶段(生命的盛年、热量最大)比作夏季。因而,从一个意义上讲,夏季是最富生命力的,从力量上能够与强大的时间之神 Kronos 相抗衡。这样一来莎翁笔下的夏季及其意象就是永恒的代名词。据此,我们不难理解莎翁如此重视夏季这一单一季节模式的使用。

秋季在单一季节模式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四季在单一季节模式中运用的完整和美感。秋季单一模式的缺失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①莎翁的十四行诗可能为即兴所作,在创作时感情自然流露,故而没有顾及模式使用的完整性。

②但是莎翁作为世界伟大的诗人在创作时,不会丝毫没有考虑上述一点。莎翁可能具有悲秋的情结。我国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朝。可见,很多诗人悲秋。秋季万物过了盛年,到了衰败的边缘,难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秋季也是硕果累累的,也可能给人以丰收的喜悦,莎翁难道没有注意到这点?在其十四行诗里,秋季意象主要出现在三季节连用模式诗(第97首)和四季连用模式诗(第104首)中。比如,在第97首诗中,莎翁正是把秋季硕果累累比作“繁盛时期的恶果”和“孤儿的丧果”^{[13]194}。由此观之,莎翁却又有悲秋的情结,其有不用或少用秋季(意象)的可能性。

③在单一季节模式中,春、夏、冬季都出现了,唯独缺少了秋季,形成了季节间断。这种季节间断可理解为时间间断,而时间间断性正符合影响当时文艺复兴的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时空观之一,即:时间具有间断性(时间两重性之一)。可见,虽然秋季模式的缺失打破了单一季节模式的完整性,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时间性质的认识。

四、双季节连用模式

除了在十四行诗中使用单一季节外,莎翁还用到了双季节的意象(包括第5、6、12、56、102首)。这里的双季节变化有两类:冬夏变化(第5、6、12、56首)和春夏(第102首)变化。这一双季节模式(冬夏双季节模式和春夏双季节模式)的作用就是以自然物景象的变化来告诫人们珍惜美好事物(美景、友谊、爱情),并把自己感情发展阶段和季节中的事物发展状态相类比,突出自己感情的真挚,与自然相协调。

在冬夏双季节模式十四行诗中,莎翁以冷峻冬季的来临和冬季的衰败景象来警告和提醒人们珍惜和珍藏宛如夏季的美好事物。

比如,在第5首诗中,诗人写到:“For never-resting time leads summer on/To hideous winter, and confounds him there/Sap checked with frost, and lusty leaves quite gone/Beauty o’ersnowed and bareness every where/Then were not summer’s distillation left/ A liquid prisoner pent in wall of glass”(译文:永恒时光引炎夏,带至严冬夏消亡;霜杀生机叶落下,雪掩美景白茫茫:那是若留夏精髓,凝成花露附瓶壁)^{[13]11}。在诗人看来,正是时间不停的脚步把夏季带到冬季,夏季的美好事物被霜雪包裹,未经提炼的夏季将会被严寒封锁。

在第6首诗的句首,诗人写到:“Then let not winter’s ragged hand deface/In thee thy summer, ere thou be distill’d/ Make sweet some vial; treasure thou some place/With beauty’s treasure ere it be self-kill’d”(译文:在君精髓提炼前,严冬魔掌夏,君之美艳自消前,瓶藏香色送他乡)^{[13]13}。诗人告诫不要让嶙峋的冬季毁掉夏季(美丽)的容颜,需要提炼夏季的精华、并储存起来。

在第12首诗中,诗人写到:“And sable curls, all silvered o’er with white/When lofty

trees I see barren of leaves, Which erst from heat did canopy the herd/And summer’s green all girded up in sheaves/Borne on the bier with white and bristly beard”(译文:乌黑卷发白若雪,目睹大书落叶纷,绿荫不复牧人遮;夏日青苗成束捆,挺白须茫装灵车)^{[13]25}。当诗人感叹时间如梭,凝望四周的事物时,发现的却是青丝发卷已经白如霜雪,为牛羊遮蔽阳光的绿荫早已脱落,夏季的青翠已就缚等待死亡。

在第56首诗中,诗人写到:“Let this sad interim like the ocean be /Which parts the shore, where two contracted new/ Come daily to the banks, that when they see/Return of love, more blest may be the view/Or call it winter, which being full of care/Makes summer’s welcome, thrice more wished, more rare”(译文:且让凄刻如退潮,定情新人日岸边,当见爱归浪滔滔,此景令人更开颜;或称它冬满忧思,使夏更美更稀奇)^{[13]113}。在诗人的眼中,别离之痛就如同隔海相望的新婚之人的痛,离别之期就像冬日一样充满了忧悒。因而,爱(重逢)的夏日就弥足珍贵和稀有。

此外,在春夏双季节模式十四行诗中,诗人将自己感情发展阶段和季节中的事物发展状态相类比,突出自己情感的自然属性。在第102首诗中,诗人写到:“Our love was new, and then but in the spring / When I was wont to greet it with my lays / As Philomel in summer’s front doth sing / And stops her pipe in growth of ripper days”(译文:彼此初恋正春季,吾惯以诗将爱迎,犹如夜莺初夏啼,盛夏之日止啼鸣)^{[13]205}。由上文可知:诗人的恋爱始于春天,他歌唱爱的到来,就像夜莺在春末歌唱夏的到来;情到浓时,也会含情脉脉,但是爱意未减,就像夜莺在夏季(成熟时节)变的悄然无声一样。可见,自然物在春夏季节交替时的变化(夜莺歌声的变化)与诗人爱意程度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

五、三个季节连用模式

在第97和第98首诗中,夏、秋、冬一组季节意象和春、夏、冬一组季节意象分别出现。这两首诗是离别诗,一首是夏季离别,一首诗春季离别。这两首三个季节连用模式的共同特征是:诗人在某个季节(春或夏)与爱友离别,并将这一别离比作另一个严酷季节(冬)的来临;原本在这季节欣欣向荣的事物却被诗人的离愁别绪所浸染。

在第97首诗中,诗人在夏季与爱友离别,却把这次离别比作冬季的来临,以至于所看到的夏秋事物(原本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带有阴郁的色彩。诗行“*What old December's bareness every where*”^{[13]194}说明了这一点。离别之痛使把丰硕之秋贬的一无是处:诗人秋季本是硕果累累,诗人却认为这是结出的恶果(*Bearing the wanton burden of the prime*^{[13]194}),如同孤儿的丧父果(*But hope of orphans and unfather'd fruit*^{[13]194})。缺少的友人陪伴,就像缺少夏季小鸟的歌声(*And you, thou away, the very birds are mute*^{[13]194}),绿叶也显得苍白无力(*That leaves look pale, dreading the winter's near*^{[13]194})。

在第98首诗中,诗人在春季与爱友离别,同样把这次别离比作冬季的来临,以至于原本春意盎然的事物,也让诗人感到索然无味。从诗句“*Yet nor the lays of birds, nor the sweet smell/Of different flowers in odour and in hue/Could make me any summer's story tell/Or from their proud lap pluck them where they grew/Nor did I wonder at the lily's white/Nor praise the deep vermilion in the rose*”^{[13]196}我们可知道:纵然鸟语花香也不能勾起诗人讲述夏季故事、采集花丛、吟咏百合玫瑰的兴趣。诗句“*They were but sweet, but figures of delight/Drawn after you, you pattern of all those*”点明了原因:他们都是有形无神,是友人美态的模仿。

六、四季连用模式

在莎翁的十四行中,第104首是唯一的明显地具有四个季意象的诗(译文)。在诗的前半部分,莎翁以四季之变来反衬爱友的不变的美(永恒的美)。坚持了永恒抗衡时间(变化)的观点。从前8行的描述中,我们可得知:春夏的美好事物是短暂的,春季的繁华会化作秋季的枯黄,夏季的美艳会被冬季覆盖。但是在作者眼中,友人还像初识那样美丽,不会随着四季更替而衰老。但是后来,诗人笔锋一转,认识到了时间的“直线运动”,友人的美会随着时间而逝去,而唯一没有变的是诗人的对友人美的回忆。可见莎翁有坚持了“变化是统治有形世界的惟一法则”这一观点,坚持了“变”与“不变”的统一关系。

俊友于吾永不老,
只缘自吾初遇见你,
君之容颜尚俊俏,
严冬三摇夏林姿,
阳春三化秋枯黄。
四季更迭吾三见,
炎炎六月四月芳。
今君清新如初显;
可是美兮如时针,
不觉迈步悄悄潜;
吾思娇颜尚长存,
实为流逝片吾眼。
惟恐如此告后世:
于君生前美夏死。^{[13]209}

此外,四个季节在这首诗中同时出现,使得四季完整,交替变化、循环,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空观之一:时间的连续性。前文已述,在单一季节模式诗中,秋季的缺失体现了时间的间断性。而时间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真是时间的二重性。可见,莎翁的十四行诗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

七、总 结

综上,莎翁的十四行诗充满了季节意象,但是这些季节意象不是随意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季节使用模式编织起来的。这些季节使用模式包括:单一季节模式、双季节连用模式、三季节连用模式和四季连用模式。从单一季节模式诗到四季连用模式诗,诗的数量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每一种季节使用模式都有独特的特点和作用,我们需要依据具体的诗行所体现的诗人的情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来对其进行解读。具体来讲:①在单一季节模式中,莎翁重视夏季意象的使用的原因在于:夏季及其意象就是永恒的代名词,坚持了文艺复兴时

空观:时间能够抗衡的就是永恒;同时,在此模式中,秋季意象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莎翁悲秋的情结,体现了时间的间断性;②在双季节连用模式中,莎翁以自然物景象的变化来告诫人们珍惜美好事物,把自己感情发展阶段和季节中的事物发展状态相类比,凸显感情的自然属性;③在三个季节连用模式中,莎翁将在美好季节与友人的别离比作另一个严酷季节(冬)的来临;原本在这季节欣欣向荣的事物却被诗人的离愁别绪所浸染。④在四季连用模式中,莎翁坚持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个时空观:永恒抗衡时间,变化是统治有形世界的惟一法则,以及时间的连续性。

参 考 文 献

- [1]虞颖. 时间镰刀下的美的追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两大主题解读[J]. 世界文学评论,2011(1): 85-88.
- [2]王洪宁. 从四季意象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友谊主题[J]. 时代文学,2011(5).
- [3]梁志坚. 对莎诗中“summer's day”译义的辨析[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47-49.
- [4]李树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夏天”意象初探[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0(1):17-19.
- [5]刘冬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间意象浅析[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40-41.
- [6]吴笛.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J]. 外国文学评论,2002(2): 88-93.
- [7]吴群英,葛加锋.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时间主题[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62-66.
- [8]罗益民.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三个主题[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54-159.
- [9]吴竞.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间主题的解读[J]. 科技信息,2011(31): 344-345.
- [10]胡家峦.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时间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6):1-5.
- [11]奥维德. 变形记[M]. 杨周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2]PTOLEMY. Tetrabiblos [M]. Trans. F. E. Robb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3]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M]. 高黎明,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